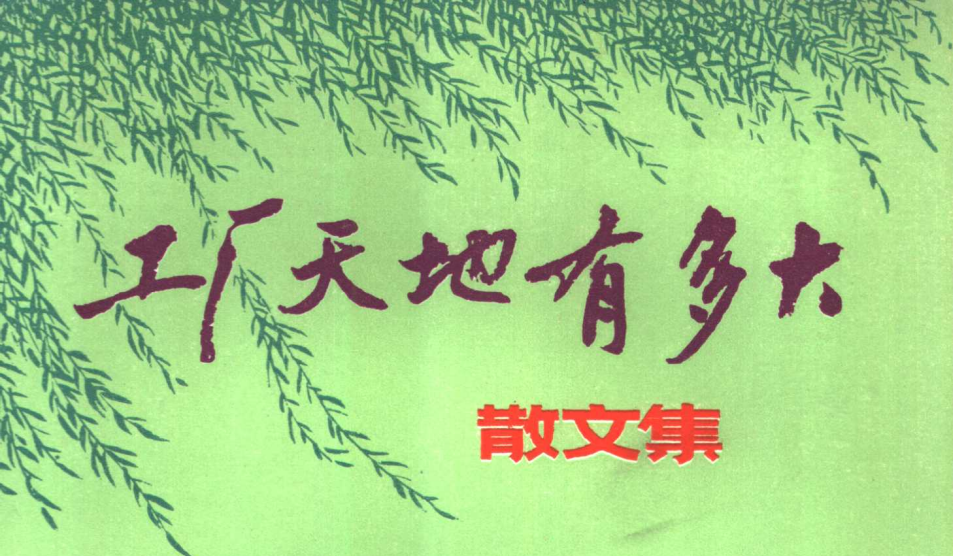




工厂天地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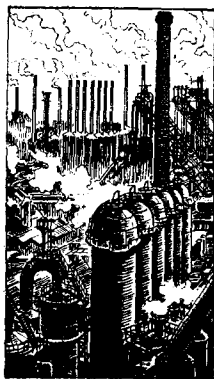
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厂天地有多大

闵行地区工人业余作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厂天地有多大

闵行地区工人业余作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5,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98 定价: 0.30 元

目 录

大江北去	方克强	(1)
芦棚赞	马长旺 张兆群	(13)
花坛	吴幼甫 张文刚	(21)
铭牌的歌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30)
厂房的故事	韩兆焕	(39)
磨练	蒋 奇	(48)
教材	李锦雄 钱云富	(57)
氧舱	陈 德	(64)
工厂天地有多大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75)
辩论没有完	蒋苏平 金 炯	(93)
志气歌	吴家荣	(100)
我们的厂史	徐静斌	(109)
大课堂里的小学生	曹秀莉	(115)
渡口	徐尔鉴	(126)
心意	乌维钧	(132)
钢筋铁骨	王荣联 吴新伟 高海良	(141)
工人的诗	祁群立	(147)
时代的风火轮	朱国明 高国相	(153)



大 江 北 去

方 克 强

汽车风驰电掣，直指江都抽水站。我在车上，心情激动，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向心爱的水泵。我是水泵制造厂的装配工，能亲眼目睹自己挥洒过汗水的巨泵在翻江倒海，驱水奔腾，该多么幸福和自豪呵！在江都还可以见到我的师傅，他和江都堰的建设者们一起，正肩负着安装水泵的千斤重担。

车厢里充满了笑语歌声。窗外，初春的晨景跃入眼帘：绿茵茵的麦田宛如一张张色彩柔和的地毯，嫩黄的新柳织成一幅幅轻纱，社办工厂的烟囱吐出袅袅上升的青烟，闪着阳光的渠水正在哗哗地欢唱，整个景色好比一幅清新美丽的水彩画，而“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标语，更象团团烈焰把整个画面点缀得生气勃勃；战天斗地的公社社员则使这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图画飞动起来。

青工们看到麦浪翻腾，议论起今年的丰收；老工人触景

生情，追忆着逝去的光阴。车过长江，五十多岁的张师傅就背诵起当年家乡的民谣来了：

穷江北，鬼地方，
十年倒有九年荒；
熬过旱年愁水年，
千村万户泪汪汪。

听着这血泪凝成的民谣，我心情沉重起来。是啊，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多少人一根扁担两只筐，离乡背井，要饭逃荒。当年，我师傅就是一个到处漂零的逃荒者，在寒风呼啸的腊月，踩在冰水里为地主鬻河泥；在赤日炎炎的酷暑，拉着黄包车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飞奔。赤地千里逼走了多少穷人，洪水横流又吞没了多少人命！

看着窗外动人的画面，怎么能够想象，眼前的境界和当年的民谣竟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真是换了人间！



车轻巧地转了个弯，刹住了，车上顿时沸腾起来。三座雄伟壮丽的抽水站被墨绿色的松树环抱着，明媚的阳光给它抹上一层金黄。陪同我们的江都管理处老沈，首先领我们去看朝思暮想的伙伴——水泵。抽水站有五、六层楼高，下面还有三层地下室那么深，十台口径两米的水泵象威武的巨人站立着，排着整齐的队伍欢迎我们。机房宽敞明亮，水泵正在高歌。我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水泵外壳，似有一股暖

流传遍全身。老沈笑着说：“一九七二年，这里的里下河遭受到百年不遇的旱灾，上游洪泽湖的水都后退了几十里，你们造的这些水泵就开足马力，从早到夜，从春到秋，连续抽水二百多天，结果使得灾年仍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单这一年的收益就超过了整个抽水站的造价。”老沈的介绍听起来象吃蜜糖那般甜滋滋的，使我们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的情绪中。

走出泵站，我们随着老沈登上了抽水站的屋顶，真是眼舒目展。远方，长江象一条白绸的飘带；近处，里下河鼓起了金波。广阔无垠的田野上，高压铁塔伸出银线轻轻飞过，六十五扇钢铁闸门联成一柄长剑，把四百米宽的里下河拦腰斩断。当里下河两岸枯苗待雨的季节，闸门一开，长江伸出了援助的手臂，滔滔的江水从水泵巨龙般的嘴里滚出，流进纵横交错的水网。当洪泽湖洪水泛滥，沿里下河汹涌呼啸而下的危急时刻，水泵的叶轮却轻松地翻了一下身，又飞转起来，强大的电力流了出来，点亮了千万盏灯火。哗哗的流水顺着操纵台上的红绿信号灯奔腾，小小的操纵室比传说中的龙宫更神奇威风，使里下河流域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这里，就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抽水机站——自己设计建造的江都水利枢纽。

转过身去，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又把我们大家吸引住了。吊塔的巨臂凌空掠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哨音；激越的夯声划破长空，似要惊落头顶飘过的白云；推土机卷动的履带滚出一条簇新的河道；锨飞镐舞、人流起伏的地方，搬

走了座座荒丘；几十面迎着东风猎猎起舞的红旗，更象是一团团跳动着的火焰。老沈指点大地，意味深长地说：“这儿第一、第二抽水站是大跃进的产物，一样大；第三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兴建的；现在正在建造的第四站是在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下上马的，将提前半年完工。伟大的革命运动带来了三个大飞跃，一站比一站快，一站比一站大。”我们知道，这第四站，将装上我们亲手制造的直径三米多的巨口大泵。一台泵，只要眨眼的工夫，几十吨水就轰隆隆的一声滚过去了。装上几十台，不是可以和黄浦江争艳媲美了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眼前的事实就是对伟大革命的歌颂，也是对一切怀疑论者的批判。

我的思绪在这锦绣河山中任意飞翔，胸中也象有大江在奔腾，激情的浪花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田。放眼世界，一场经济危机的狂飚把帝国主义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更刮得风雨飘摇，朝不虑夕。但是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就在排灌站的脚下，汇集着八方云雨，牵来了四面绿波。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二

夜幕缓缓拉起，天穹抹上暗色，象是骤然由谁抖落了满天繁星，工地上亮起了一片群星拱月般的灯火，组成了一条灿烂的地上金河。更动人的是，灯光倒映在动荡的河面

上，化成了无数条闪闪跳跃着的金鱼。工地美丽的夜景，并不能留住我急切想找到师傅的心情。闯进师傅的宿舍，却看到一位年轻的画家正全神贯注地在给一个穿工作服的老工人画肖像。

“上海来的梁师傅住在这里吗？”我急切地问。

“你找他吗？”画家停下笔，“他可不好找，整天早出晚归，住一个宿舍的都难得看见。”

没有想到，师傅和画家住在一起，多有意思！今天一定要等他回来。我环顾四周，一样熟悉的东西跳进了我的眼帘：几株黄瘦枯萎的麦穗头，静静地躺在几本书上。那穗子小得象小楷笔头，稀稀落落的结了四、五粒干瘪的秕子。我拿起麦穗头细看着，感觉到心头震荡，往事清晰地涌上脑标：

前年，北方大旱。厂党委派师傅和我专程到旱区，去抢修水泵。看到“日射地穿、江河见底”的旱象时，心上象压了块巨石。目睹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大旱大干的英雄气概，又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路上跋山涉水，只见无数运水的队伍，用马驮，用肩挑，用手端。有一次，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碰到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贫农在挑水，桶里每溅出几滴水，都皱着眉头十分痛心。师傅抢上去帮他小心地挑起来，老人感慨地说：“这水得从十里路外挑来啊！”老人知道我们是来抢修水泵的上海工人以后，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热情地拉着我们说：“我们日夜盼着你们送来大泵呀。把长江的甘露水引到这里，我们北方山区也能赶上你们江南啦！”老人期望的话语，一字一锤，打动着我们的心弦。师傅说：“老

大爷，长江水会流到这里的，你老人家会看到这一天的！”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临走，师傅从麦田里掐下了几株枯萎的麦穗头，浓浓的双眉紧拧着，心情沉重地陷入了深思……今天，麦穗又随着师傅跑到这里来了，师傅把老大爷的心愿深深镌刻在心里了。

忽然，一只手拉住了我的肩膀，师傅的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你也来了，看了抽水站觉得怎么样？”我兴奋地说：“太有意思啦！”“你再来看看这幅图画吧！”顺着师傅手指的方向，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鸟瞰图，在灯光辉映下，更显得气势磅礴、动人心魄：

万里长江，头枕在巴颜喀拉山的雪峰上，脚落在波涛万顷的东海里。浩荡的江水，开山辟岭，一泻千里，奔腾到海不复返。在水势平缓的下游——江都，长江向北伸出了几支新的手臂，激荡欢跳的江水立即转过头滔滔北上。江苏、山东、河南境内一座座巨大规模的抽水站平地高耸，组成一级级巨大的阶梯。新开的运河把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微山湖等大小湖泊联成一串明珠，滚滚长江水穿过运河，爬上“阶梯”，绕过群峰，跨过黄河，在天安门前绕了一圈，又折北向茫茫的沙漠进军。祖国的北方，明镜般的水库，蛛网似的水渠，都在滚淌着长江水。绿水抹去了沙漠的荒凉，洗去了大地干旱的愁容，到处是浓荫覆盖的鱼米之乡。几个遒劲有力的毛笔字：“大江北去”，更把人召唤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我贪婪地看着，联想着。这是多么美好的远景，多么伟大的气魄啊！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富有想象力的画图，我

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心情激动地问旁边的画家：“这画是你画的吗？”画家神秘地眨了眨眼，笑着说：“这是你师傅和我共同创作的，他构思，我执笔。”我怎么也没想到，师傅那么忙，还有兴趣画画。画家马上解开了我的疑团，说起画画的经过来了：“我到江都深入生活，想画下雄伟的抽水站，丰收的美景，以及长江水倒流的奇迹。你师傅说：‘江水倒流太平淡了，我们现在要把水调到祖国的北方去，要把水送到毛主席身边。你画张大江北去的远景吧！你师傅的话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当时又激动又惊喜，满腔的创作热情和工人宏伟的理想融化在一起了。于是我们两人一起琢磨了好几个通宵，才诞生了这幅画。这是我画过的画中最满意的一幅。”

窗外，工地上灯火通明，传来一阵阵马达的轰鸣声。在这激动人心的地方，师傅接着画家的话，从喝令大江北去的雄心壮志谈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祖国辽阔的疆土，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向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去呢？这是世代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二年视察黄河时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在毛主席巨手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的夙愿开始逐步变成现实，人民从水的奴隶变成了江山的主人。大跃进的东风鼓起了理想的双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宏图大展，喝令大江北去的第一期工程——江都抽水站上马了。可是，泵越造越大，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刘少奇一伙吓坏了，污蔑我们“刚学走路就想飞”，干这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大工程，是“好大喜功”，是“异想天开”。阴风乱云挟着自然灾害而来。农村救灾如救火，他们竟强令抽水站下马。大江北去的规划被打进冷宫，但理想的火种却埋在我们心底。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近视眼，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根本看不到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大江北去”，在他们目光短浅的思路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话。但是我们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哪一天不在热烈地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未来。当我们还在摆弄着脸盆大口径的小泵时，我们胸中却一直在酝酿着实现毛主席关于南水北调指示的计划。当刘少奇一伙摇头说“希望渺小”的时候，我们工人针锋相对地说“潜力大得很。”长江每秒钟把两万吨水送入东海，我们只要它很小一部分水向北流去，这不是大笔财富只花了个零头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刘少奇、林彪一类的复辟梦，也送来了南水北调规划的新生。更大的水泵源源出厂，更大的抽水站一座座建成。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加快了大江北去的步伐，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南水北调的指示，一场新的向长江进军的战斗打响了。

师傅意味深长地总结说：“党的基本路线，我们造泵的、画画的，都不能忘记。只有听毛主席的话，长江水才会乖乖地听我们摆布。”

我点着头，又一次凝视着画面，一股激情占满了我整个心房。这幅画表达的不仅仅是师傅一个人的心愿，而是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水泵工人心中的理想之歌呵！当革命的理想在心中扎下深根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八亿双手正在托起一轮共产主义的朝阳，八亿个肩膀正扛来全人类明媚的春天。实现大江北去，借长江之水，浇北国农田的日子，不会是遥远的将来了！

三

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从来是脚踏实地的。第二天，我们踩着满地阳光，随着老沈和师傅来到泵房，参观人们最关心的改革水泵气蚀的新试验。

气蚀，就是水泵运转时，液体在低压区发生气泡，受到高压液体冲击，产生强烈的水锤，把叶片都“打”成了海绵状的一堆小洞洞。泵越大气蚀也越厉害。别看这洞洞小，它可是水泵工业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一些技术权威还宣判它是“水泵的癌症”。今年年初，当新安装的大水泵正式运转时，气蚀作怪了，巨大的泵体剧烈地抖动，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在一次会诊气蚀的会议上，有人又吹起了冷风，说什么“从发现气蚀问题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解决过，我们还是头脑冷静一点，减慢水泵转速。”有的人甚至干脆主张“大泵下马，多造小泵”。

师傅可不听这一套！减少流量，扼杀大泵，这意味着要增加多少枯黄干瘪的麦穗头，会白白放过多少个丰收的年景；大江北去的宏伟规划哪一年才能实现？师傅站起来说：

“为什么总是要跟着洋人的脚步走？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一切经过实践，气蚀为什么不可以降服？”

这可不是吹牛皮、放大炮。熟悉师傅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为了征服气蚀这只拦路虎，师傅他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化费了多少劳动和心血呵！他从亲身实践中，掌握了大量数据，积累了丰富经验……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下陡直的扶梯，来到了泵房的最底层。我要亲眼见一见师傅们的战果。水泵在这里开了一个“窗口”，刚容一个人进出。水泵壁上滴滴答答淌着水珠，师傅和另一个工人穿着雨衣钻了进去，只听见铿锵的锤声在钢铁的圆壁中回荡，冷飕飕的寒气扑面而来。当他们从“窗口”出来时，汗水和滴水早已交流在一起了。师傅满意地抹去脸上的水珠，盖上“窗口”，合上电闸，一阵轰鸣声顿时刺破宁静，哗哗的水声连贯着向耳边传来。老张师傅笑得合不拢嘴，高高地坐在水泵边的铁栏杆上，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年年初我来时在这里特地坐过，身体都随着栏杆发抖，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今天坐着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震动。”师傅说：“气蚀是一只拦路虎，挡住我们实现南水北调的道路，但是气蚀又毕竟是纸老虎，只要坚持‘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气蚀是完全可以征服的。”

站在旁边的老沈笑着对师傅说：“怪不得当时你敢胸有成竹地顶撞权威的意见，原来有毛主席哲学思想给你撑腰啊！”是的，革命的辩证法，它正是师傅内心深处全部力量和无穷智慧的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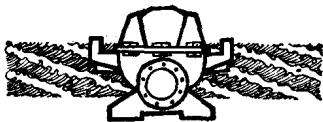
师傅看着老沈，憨厚地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沾着油腻的图纸，铺在水泥地上。图纸上画着粗粗的叶片轮廓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直径不一的小圆点，师傅蹲着身子，全神贯注地改动着圆点的位置。这既有点象指挥作战的军用地图，又有点象中医的针灸穴位图。师傅说：“就叫它‘针灸穴位图’吧，我们试验在叶片上找到合适的‘穴位’，擒住气蚀这只拦路虎，治好水泵的‘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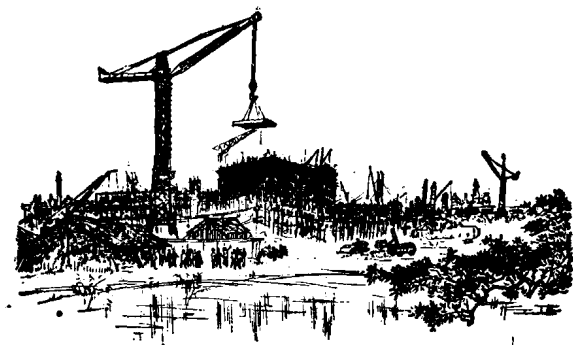
我久久地看着这张不平常的“针灸穴位图”，蓦然，眼前又仿佛出现了另一幅画面：滔滔的长江水向北奔涌，那幅交融着师傅和画家感情的“大江北去”画，和倾注着师傅他们心血的“针灸穴位图”，在我眼前交替着，变幻着，渐渐重叠起来。这两幅图画，记录着师傅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就象两面巨大的明镜，映照着师傅气吞山河的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的拚命精神，多么闪光的思想啊！有着千千万万具备这种革命风格的人，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回厂的路上，车厢里开起了动员会议。怎样为南水北调的宏图添色加彩，成了讨论的主题。车过大江，劲风拂面，波涛拍岸，卷起万朵雪白的浪花，极目远眺，帆影和远山在天际相连，江水滔滔，奔腾起伏，东泻大海。我心中不由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千百年来，长江水白白的流进东海，不是太浪费了吗？车上不知谁提到了那几句写长江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坐在我旁边的老张师

傅说：“这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词，古时候的人那里想得到今天的伟大场面。”我望着大江，心潮澎湃。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看不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大自然面前，就会感到无所作为。当年的苏东坡面对大江，只能抒发低沉叹息的感情，把“人间”的斗争和变迁，看作空虚“如梦”。今天，长江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气吞山河，筹划长江的未来，喝令大江北去，相比之下，“千古风流人物”不是黯然失色、渺小不堪了吗？长江，和我们一起高诵伟大时代光辉的诗句吧：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芦棚赞

马长旺 张兆群

芦棚，在我们沸腾的工地上，象一位时代的记录员，记下了建筑工人栉风沐雨的战斗生活。

你看，祖国的早晨来临了。扯开薄纱般的晨雾，蔚蓝色的天际，朝霞宛如千万匹彩绸从东方飘撒开来，绚烂的霞光，映红了青葱的大地。

就在这金色的早晨，我们的工地沸腾了——从芦棚内，跨出了力抵千钧的起重工，他们撒开油亮的钢索，在蓝天下竖起高高的井架，仿佛从平地拔起了支撑天穹的擎天柱；从芦棚内，奔出了年轻的瓦工，他们捋着袖子，握着泥刀，脚步“噌噌”，赛似猛虎出山，霎时，脚手架上跃出了他们英武